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

张学良口述历史

(访谈实录)

2

张学良 / 口述

张之丙 张之宇 / 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 / 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本卷目录

第十次访谈 愿丢包袱 不送蒋他会讨伐 历史由后人评说 …	309
1. 我自己都没有根据地了 ……………	309
2. 我愿意把这些包袱丢开 ……………	311
3. 我跟蒋先生两人言语不通 ……………	313
4. 我自己的责任尽到就行了 ……………	315
5. 我不去送他,最后只有“讨伐”这一说 ……………	317
6. 那历史是给后人评的 ……………	317
第十一次访谈 张家人名字来历 民间习俗 京剧艺术 ……………	321
1. “闫”字、“汉卿”从何而来 ……………	321
2. 以前男人起名字很讲究 ……………	325
3. 长毛很开明、维新 ……………	327
4. 共产党没有密码本子 ……………	329
5. 我父亲麻将打得好 ……………	331
6. 诚实不诚实是习惯 斗智斗不过中国人 ……………	332
7. 我就喜欢听戏 ……………	337
第十二次访谈 安内与攘外 青年会影响大 父子相知深	
周恩来能唱主角 ……………	341
1. 父亲爱吃枣 广东荔枝“增城挂绿” ……………	341
2. 蒋先生好比一个电灯,我给这个灯泡擦一下 ……………	343
3. 我年轻时候主要受青年会影响 ……………	346
4. 我父亲受我包围,他干什么我知道 ……………	351
5. 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 ……………	353
6. 我总有一两人可以谈一谈 ……………	355
7. 没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 ……………	359

8. 周恩来能够成主角 蒋低估了民众力量	361
9. 我多次要求抗日蒋先生就是不答应	371
10. 蒋经国很平民化	375
11. 我和胡若愚、宋子文无话不说	377
12. 我这嘴，当年刻薄极了	378
13. 东北的军便礼服是我发明的	380
14. 我家先辈姓李 我家人都很强悍	383
第十三次访谈 研究佛教 信仰基督教 不喜欢王阳明	387
1. 你要存佛心救人你就可杀任何人	387
2. 夫人让我研究基督教	392
3. 你问宗教的事情我给你解释一下	398
4. 我为什么叫曾显华	402
5. 什么叫死？不过是搬家而已	406
6. 我受日本军人影响那就是为成功拼命	409
7. 我是个怪人，我的生活是上帝的安排	413
8. 养兰花像考博士那么难 讲忍耐就是钓鱼的哲学	417
9. 念十几年神学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时间	421
10. 蒋要我读《明儒学案》我就得研究明史	426
11. 我翻译的那本书讲得有道理	430
第十四次访谈 民初混战 苦心建设东北 山海关之役	439
1. 民国初年的历史是混战的年代	439
2. 建设东北，父亲经营很苦心	441
3. 我最得意的就是山海关之役	445
第十五次访谈 哥大韦慕廷 查抄苏联大使馆 父亲的统御力	
东北土匪	451
1. 口述历史计划是韦慕廷开创的	451
2. 俄国使馆里藏有共产党	457
3. 我父亲特别机警，他有统御的能力	461
4. 我从前会说好多黑话 土匪是这么起来的	468
5. 我到现在不明白日本什么意思	477
6. 跟中国脱离开，自个儿站不住，一定叫人吞并	479
7. 本庄繁不是那么凶的人，他的部下有几个大坏蛋	482

第十六次访谈 我的原则是要真实 武装进交民巷	487
1. 我要写耳听的、眼见的、亲身经历的事	487
2. 李景林品行那么低 荣臻对我很忠诚	488
3. 武装进东交民巷我没参与这件事	492
4. 百岁功名刚一半，八方云雨会中州	495
5. 我的活动都是她（赵一荻）整	498
6. 端纳有个日记，你们好好找	501
第十七次访谈 郭松龄 杨宇霆 父亲做大元帅 西安事变	
端纳的评价	505
1. 慈禧、光绪死时不许人们剃头披戴 国孝要七十二天	505
2. 郭松龄到最后没有英雄气概了	511
3. 杨宇霆用心很深谋士就是常荫槐	514
4. 我不赞成父亲做大元帅	521
5. 我父亲是怎么起来的	523
6. 我性情的一半是从母亲那里来的	526
7. 我反对儒家思想，那是做官的思想	536
8. 年轻时我是主战的一个	541
9. 我有个要紧的东西经国先生给我改了	547
10. 我要发表一份东西说明西安事变真相	549
11. 盛世才人不正呀，邪门歪道多	551
12. 谁说蒋先生上飞机前讲了长篇大论	552
13. 端纳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能没有少帅	555
第十八次访谈 金万昌相面 在家我是老大	561
1. 唐石霞唐舜君姊妹	561
2. 梅花大鼓金万昌说会相面	564
3. 蒋连何应钦也信不过	566
4. 兄弟中我是老大，父亲给我全权	567
5. 谈老帅的事得有地图 我什么样的地图都有	568
6. 他们滥写东西，我为这事很气	569
第十九次访谈 欣赏蒋经国 张宗昌带兵 生在逃难途中	573
1. 我做事我负责任不愿意牵连旁人	573
2. 台湾能有今天局面和蒋经国关系很大	577

3. 台湾搞独立“闹剧”就是台湾人自杀	584
4. 张宗昌这种乱七八糟的军队绝不让人境	586
5. 褚玉璞这个人不算坏人	587
6. 张宗昌很讲义气，带兵完全是土匪式	589
7. 帝国主义都是想把中国分化	594
8. 在八角台逃难的路上我生在马车上	596
第二十次访谈 开辟三省 老师有雄才无大略 袁世凯是曹操	
虚名误人	601
1. 父亲想在乌里雅苏台这地方开辟三省	601
2. 我父亲对吴佩孚向来就没有好感	604
3. 父亲心软，有雄才无大略	606
4. 袁世凯就是曹操，时代把他淘汰了	608
5. “虚名终究误人深”	611
第二十一次访谈 幽居岁月 枪杀杨常 忏悔录风波	615
1. 熊队副我知道，他不在这做了	615
2. 蒋经国比老总统还厉害	619
3. 日本人想用杨宇霆代替老师	620
4. 钓鱼有很大的哲学	625
5. 奉天老家的故事	630
6. 人啊，干什么都得长眼睛	635
7. 跟你说我的幽默笑话	637
8. 明白人不用辩，糊涂人你跟他辩什么	638
9. 任何人看我必须有蒋先生的命令	644
10. 忏悔录风波起于蒋经国	649
11. 我们住在高雄时连洗脸水都没有	651

第十次访谈

愿丢包袱 不送蒋他会讨伐

历史由后人评说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

张之宇（简称“访二”）

被访者：张学良

同座者：赵一荻

访问日期：1992年1月7日

1. 我自己都没有根据地了

（寒暄、闲聊张学良的眼疾，约8分钟）

访一：我们今天继续昨天提的几个问题。昨天咱们谈到了关于一些中国军队，军人有信仰没有信仰，有主义没有主义，这个不同的地方，昨天咱们谈到这儿。后来我们谈到了在西北的时候，带领军队上，您有很多的困难，因为后面接济不够，或者是上面接济不够，或者是中央的接济不够，这样呢，影响了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队，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不满意，我们说到这儿。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带兵的作风和您的声望，可是到了西安的时候，大家为了要参加战役，需要这边的军饷、装备、补援以及招兵，这些事情您都很难做决定。所以那个时候——

张学良：不是难做决定，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访一：在那时候，您从中国东北到华北，统率那么多的军队，从欧洲回来之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要顺着您自己的心意的话，应该怎么样地调整呢？说实话，这跟您以前的作风是绝然不一样的。

张学良：不是我那种作风，这句话不对。根本是跟我以前的情形不一样的，不是作风的问题。根本是情形不同。

赵一荻：环境不同了。

访 一：对，环境也不同了。在那个时候，做那么多军队的大将领，处在那样一个环境，您怎么样应付呢？

张学良：无可奈何，我有法子啊？我心里也很明白，不是怨他们，这事实如此啊。

赵一荻：所谓爱莫能助啊。

张学良：爱莫能助，过去我还不太明了啊，等到了我自己身上，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军队他——

赵一荻：士气低落啊，为什么啊？

张学良：是剿共啊，或是作战干什么的。

赵一荻：牺牲，他们为什么牺牲？

张学良：不是，是为什么他们不出力量去干。

赵一荻：不努力去干。

张学良：我是爱莫能助，我才明了过去这么些年，我当然当年是站在中央[立场]上，我就感觉到所谓这些杂牌军队呀，怎么他们这样。等我到这个情形时，我才明了。

赵一荻：自个人也变成杂牌军队了，算自己体验到了。

张学良：体验到了，也不怨他们不打呀。这点事情你们不大明了，台湾现在不同了。过去那个时候，军队都是个人的军队，张家军、李家军就是这样，这些军队就等于自己的一样。换句话说，这些军官的委任，也不是中央委派，而是自己愿换谁就换谁。甚至于有时候连饷都没有，都是自己给筹的，明白？那么这些军队，中央你让他打，这就是他的资本，他把资本送完了。他就指着这个活着呢，你也不能给他补充，也不许他招兵，等于就是要消耗他。所以他们有时说真话，这等于消灭我们一样。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把我们消灭。那我们为什么打？甚至换句话说，他们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明白？看这种情形，我怎么来指挥？

赵一荻：怎么样来统领这些杂牌军队？

张学良：怎么能指挥呢？他也把实话告诉我了，甚至那副司令就问我，我们是打呀，还是不打？我就没法回答，我就不能回答说你不打。那么

马鸿逵、马鸿宾^①就问我，他跟我很客气，他说那我打。简单地说，钱、军队、补充，那我只能说这句话，你看情形办吧，明白吗？

访 一：没有回答的回答，没有办法。

张学良：实在没办法。你比方说，我就简单地说过去的事情。你就说商震吧，我记不清楚了，他是谁呀，我忘了。那是我在东北的时候，他作战，我就送他一千枝枪，那是奉天自己造的，换句话，他补充用不着那么些，我送给你一千枝。比方说马鸿逵，那时候没有炮兵，我送给你四门炮。我送给你。

访 二：从东北自己的——

张学良：换句话，我那时有的是，兵工厂那枪存了很多很多，炮也有。那后来，我什么也没有了，我怎么能？可是，当我有的时候，那宋子文成立他们的税警队，他的武器都是我给他补充的。

赵一荻：为什么大家对他好，没有了，人就管他要啊。

张学良：什么叫好不好，不是那问题，我能给你帮忙。那宋子文是另外一件事了，蒋先生不愿意他有军队，他要做税警，后来他税警团办得很大，由王赓^②给他。所以我说这个情形，那我有的是东西，没关系呀。

赵一荻：等“九一八”以后，我没有了。

张学良：东北没有根据地了，我没有了。这个情形你要明白，唱戏讲嘛，各路诸侯，各霸一方啊，我没有地盘了，没有了，换句话，我自己都没有根据地了，我还怎么帮旁人呢？没法儿帮了。

2. 我愿意把这些包袱丢开

访 一：那蒋先生不知道这种情形吗？

张学良：哎呀，你这句话问得很没有道理。蒋先生怎么不明白，他当然明白。

访 二：他知道大家反对他吗？

张学良：都是这样的，我不敢说，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他愿意这样

① 马鸿宾，曾为西北军阀之一。曾任甘肃省主席、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1949年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

② 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18年回国，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哈尔滨警察厅厅长、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等职。抗战时，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

做呢，也不一定。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都可以跟你们说，你你不要录。

赵一荻：借刀杀人嘛。

（录音中断）

访 一：刚才您说很多北方的或其他北方的军队，因为过去您对他们有很多雪中送炭的这种朋友的帮忙，可以说是对您很倾心，倾向，这个无形中就等于说是，如果把所有军队都混合来说的话，心都是向着您的。

张学良：那不能说向着我，也就是接近一点。

访 一：其他的情况不讲，因为刚才——

张学良：不是，我跟你说这样的情形。那个时候，杂牌军队呀那他都是自保，也没有说对谁倾心。换句话说，谁喂奶谁就是妈妈。那我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形，不能拿它当什么，如果那样，你一定要吃很大的亏。你不能说靠它来怎么样，那不能。

访 一：不过要是分析那种局势，无形中等于说您得民心。咱们《孟子》上有句话，得民心者旺。

张学良：那民心、军心，是这样的，这些人现在也差不多都不在了。那些个人也不怪上头。我刚才不说嘛，谁喂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他就跑那儿去。为保存他自己，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了，像石友三，完了他就打我，可厉害呢。简单说，这些人是靠不住的，那你也没办法。你刚才说庞炳勋^①，我们管他叫水晶猴子一样，那他滑透了。

赵一荻：他在这个环境里要生存嘛。

张学良：他就那么点军队，也不是有多大力量。讲述口述历史，这真是历史，那种情形，知道的人差不多都过去了。就剩下我这么个老人没死的。那种情形，哎呀，真是非常难。

访 一：所以我们说口述历史，主要希望能够请当事人，像您，能把当时的情形解释。因为这些事情，可能在任何历史书上都没有，后来学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的。您刚才说，您从海外回来的时候，您自己没

^① 庞炳勋，原为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中原大战时投靠张学良，曾任第四十军军长。1938年率部在台儿庄会战中起重要作用。1943年5月叛投日军，任伪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投靠蒋介石，任先遣军司令。后流离开封。1949年去台湾。

有地盘了。虽然东北军和华北的那一部分势力还是倾向于您的，而且您在海外的时候，他们也随时向您请教。在这个时候，您手上有偌大的军队的势力，有那么多的军人也罢，东北老乡也罢，都依靠着您，可是您没地盘了。那么在做一个政治领袖、军事领袖，您怎么样维系，还有下一步，怎么样想办法，为了这些人，您要做什么事？

张学良：这个你问的，问的，根本我心里很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我愿意把这些包袱丢开，所以我那时候就到汉口。那时候，蒋先生跟我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那他没让我做。后来还让我到了汉口，那他做总司令，我从来没当过总司令，都是我给他代理。所以我那时是豫鄂皖三省的一——

赵一荻：剿匪总司令。

张学良：换句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做这个事情。

3. 我跟蒋先生两人言语不通

访 一：那时您所谓的剿匪，最大的目标是哪儿？最大的目的是消灭——

张学良：那时候蒋先生问我，他说现在你回来了，你应该做点事情，大家对你的声望问题，你走以前很不好了，那么你回来，一个是刘黑七^①这个人，在山东闹得很大一个土匪，你去。我说土匪这个事情简单，小事情，我不做这个。结果去剿共了。那时豫、鄂、皖边区是共产党的势力。我们剿共死了不少人呐。

访 一：您自己就损失了两个师啊。

张学良：那不是，那是后来了。

赵一荻：你们都没有看那个相片，那尸首都堆成山呐，剿共。

访 二：真的尸首堆成山？那时候，延安还是您的辖区里头？

张学良：延安不是，延安是陕西呀。

赵一荻：他是鄂豫皖呀。

张学良：不是，那时延安也没在共产党手里。

访 二：是在陕西辖区，他们是离延安还有几十里路。

^① 刘黑七，本名刘桂堂，曾是山东土匪，1928年投向国民革命军，任新编第四师师长。狡诈多变，曾先后投靠阎锡山，依附张学良，归降韩复榘，后投靠日伪。1943年被八路军击毙。

张学良：谁呀？

访 二：共产党区域呀？

张学良：我都问住了，当时共产党是在江西呀。

赵一荻：还没到那儿呢。

张学良：那时共产党势力相当大，在江西啊，江西我没到过，江西剿共的事与我无关。中央，那时他们在江西，有政府呢，那与我无关。

访 二：您说那时候——

赵一荻：那时候红军来也杀，绿军来也——

张学良：那时老百姓说，红军也好，绿军也好，倒霉的是老百姓，那真是尸骨如山，我在河边，看见骨头多极了。

赵一荻：那真惨得不得了，不忍看。

访 一：回头来说，您回来想做总司令的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一个人旁边最近的一个？

张学良：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的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

访 一：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段话，您想他怎么可能允许您做他的侍从室呢？

张学良：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子，这个侍从室的位置很低算是。

访 二：哦，很低。

张学良：不能说很低，相当于一个幕僚，等于，等于——

访 一：私人秘书？

张学良：也不能说是秘书，他另外有秘书长。就是给他办事情，跟他很接近，明白？办点小事那时专门有这侍从室，那个主任后来是我的参谋长。我的意思是在侍从室，过去我和蒋先生不是太接近，我不能确切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那么他也不认识我，认识那么清楚。我的意思我既然给你做事了，我愿意和你接近。简单地说，我也学学你到底要怎么个做法。那他不愿意这样子，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你贬得太低了。

赵一荻：这一点你也应该讲一讲，你跟蒋先生两人言语不通，是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就误会了。

张学良：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

赵一荻：蒋先生说话他也听不大懂，有时候就有误会了。你比方说，我怎么不去？他就认为你不去。

张学良：误会很大，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

赵一荻：对，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他说话，你也不明白。你没听过蒋先生演讲，我们也听不清。

张学良：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赵一荻：你说这样咋做事，两人言语不通啊，这里有很大的误会。

访 二：这真是，这可是口述历史了，这段很珍贵。

访 一：说不定您要去做侍从室，他还以为您要——

赵一荻：也不是，他（蒋介石）认为这事给你太小了。他（张学良）是想咱俩接近一点，你也了解我，我也了解你，以后办事，合作得更好一点。也有很谦虚的意思，就是我愿意跟着你，侍从嘛，学习，这种意思。

张学良：用张群的话讲，就是我愿意给你夹个皮包啊。

赵一荻：也是客气客气，我回来就想给你夹个皮包。我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好做什么。

访 一：那把您派做这个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有没人嫉妒您呢？

4. 我自己的责任尽到就行了

赵一荻：别人做不到啊。

张学良：那嫉妒不了。我到中央做事情是不大合适。你说到嫉妒这个问题，那当然有很多了。我不是蒋先生的嫡系呀，不但这样，你进来还拿这么大个权，所以我没法做。主要的……这个最好不要录。

（录音中断）

张学良：我向来什么事情，尽到问心无愧就完了，旁的我不管。我不但不管，我还要原谅人家。人家也是人啊，人家不能像我一样傻瓜，人家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做事向来这样。那就是私事，男女问题，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如此。

访 一：现在我们懂了，您说假如坚持下去，或者您不回南京的话，就会更引起内战。是为了停止内战，做的这件事？

张学良：是啊，是为停止内战，可你做的跟这相反，是扩大内战，那你怎么行呢。

访 二：可是那您觉得您跟蒋先生回去（去南京），会把这个事情弄得好一点吗？您不愿意连累杨虎城，你把这责任都担在自己身上了，您觉得回去会对他将来的做法有改善？

赵一荻：至少他的目的达到了，人家怎么处理，他不能替蒋先生决定怎么处理。

张学良：换句话说，把自个儿的实践完了，我不能叫人家怎么办。所以一个做事情，你不能那么想。那么想，是你们固守成见的一个想法，你不能想，对象怎么样，明白？做事你要问自己。

访 二：把我自己的责任尽到了就行了。

张学良：所以，无论做大事做小事，最坏的毛病，就是希望人家对我怎么样，你要问你自己对人家怎么样。

赵一荻：你不能企望把你自己的事情往人家身上推。

张学良：不是推，是希望别人怎么样，这是一种幼稚的思想。

赵一荻：一种幼稚、自私的思想。你应当怎么样对我。

张学良：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哟哟哟怎么样，我小时候也是受他们影响，总是骂国家不强，是人家，人家，你？你负了什么责任，虽然你小？你对国家做什么？就是做某一件小事，你对得起国家不？

赵一荻：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访 二：张伯苓先生说国家兴旺，每个人都有责任。怎么说的？

张学良：国家不亡，有我。

赵一荻：每个人都有责任。别在这儿骂这个骂那个。

张学良：不但自己有责任，你考查考查他做的什么事，比如现在这个党那个党不管。我也不是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也不是民进党，现在都骂人家，可是你也看看，他都做的什么？你做的什么？

访 二：对，对。

张学良：研究研究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明白？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先别说人家怎么样，你先看看他怎样，立法院也好，那个也好，天天吵。可是你个人干什么？我为国牺牲，我干，他没有，很少。你是要钱，要地位。中国现在新话什么，“秀”，就干这些事。（笑声）感谢上帝，我已经是老了，我是不安定的，像这种情形，我受不了的。

访 二：那您怎么的？您预备教训他们一顿？

张学良：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笑声）

5. 我不去送他，最后只有“讨伐”这一说

访 一：您可以插两个窟窿。

张学良：是，是。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说这个话。所以蒋先生对我相当认识，知道我是个不安定的人。

访 一：这个“不安分”三字有个新的解释，在您身上有个新的解释。这样说起来，杨虎城当时对您到南京去，他怎么个表示呢？

张学良：他很不愿意呀。

访 一：您到南京去，本来是为了大义，为了停止内战。

张学良：不是，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情有个解决。我是把什么事都想一想，蒋先生也是很为难的，到南京以后。假如我不是送他回南京，不是这样做，他最后也只有“讨伐”这一说。

赵一荻：讨伐嘛，大军来剿他们了。

张学良：就打就是了。

访 二：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求仁得仁，做得在某个角度上您成功了。他至少从那开始，有一段时期是抗日了，是不是？从您去南京后。

张学良：这一点我要说，蒋先生他答应的事，他没反悔。头一样他不剿共了。原来他一定剿，后来不剿了。不但不剿，渐渐与共产党合作了。

访 二：所以这还是您求仁得仁。

访 一：我们口述历史不管这个，但历史家应该对这个有个见证。

访 二：得有个说法了。

6. 那历史是给后人评的

访 一：不过，我都会替您回答了，外面说我什么都无所谓。（笑声）

张学良：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是个研究历史的，这个历史的事情啊，也很难说的。中国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那历史是给后人评的，他自然，他不会瞎眼的。历史让历史评去吧。

访 一：要顺着您这个说法，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比较有意义，本来就是给您

记录记录，这是很宝贵的，让后代人来想。要是没有听到您这些话，可能他就想不出所以然来。

张学良：那就是看历史。我是个研究历史的，我很喜欢研究。你比方说我研究几段事情，很费劲，这个事情它怎么会那个样子呢？不可能的。你比方说，我是研究明史的，明永乐这段故事，永乐^①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人的，在我看法。那好多历史上，他写得不对呀。那么怎么才能看出来？那么有个旁敲，旁人记载，那他这个人很不好，很不忠，那甚至于明太祖的儿子到底怎么死的都很难说。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上，有私人的信件啊什么，看出一点来，旁的很难看出来。

赵一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访 二：所以我跟您讨教历史，比如说，今后有的口述历史部分的话，对于研究历史，有很大帮助。

张学良：把自己的观点留在那，人家后人也会去考查。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不能说你说话都是对的，人家也要拿事实去考证。研究历史这个东西是很难的。还有，个人要有个人的观点。这个谁说的话我不大承认的，胡适之他说历史是摆钱一样。

访 二：摆钱？

张学良：他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历史就像摆钱一样，摆几个大钱，一个人一个摆法。但是，我说是不对的，它历史还有一个真实性。至于你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看，比方说，古文派，天地君亲师。我就骂我老师，那就罪大恶极了。连我父亲都，我不跟你讲这段故事了嘛。那是各人有各人的观点。那么历史的事情很难说，你是左倾的看法，共产党的思想看法，还是顽固派的看法？

赵一荻：因为已经讲到西安事变的事，也差不多到结束了。下一次你是不是应当把你信上帝的经过讲一讲，怎么样念神学啊，现在怎么样啊。

访 二：对，对。

张学良：那你讲得了，比我讲清楚。

赵一荻：这不是我的口述历史。

张学良：不是，我记不住了。

^①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此处指明成祖朱棣。

访 一：刚才我们有些不能录的地方，有几个我认为不是批评人的，可是也就等于我们这个口述历史，我给您提个头，您说，这个与别人没关系的。我认为要让后代读历史、听历史的人，能够看到您这个做人的哲学和您的道理，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做评鉴。您这一段实在宝贵得不得了，应该留下来。我给您提个头，因为这个太珍贵了。您比如说，刚才您说您是主张联合共产党，大家合作来抵抗日本，但是您又做了剿匪副总司令，那么我要是共产党，我离你远远儿的。就是您有没有计划，或者您的参谋啊，帮您让共产党知道这个合作是有可能的？就是您也许可能劝说蒋先生，咱们可以和共产党合作。

张学良：这个我，连她（指赵一荻）都不能知道太清楚。我的手底下有个秘书，他就是共产党。

访 二：您自己的秘书？您知道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赵一荻：这个还是不要录了。

张学良：不录好，我知道他是共产党。还是不要录了。